

田野中国丛书

SERIES OF FIELDWORK IN CHINA

Editor-in-chief: Yin Shaojing
主编: 尹绍亭



田野拾遗

MEMORIES IN THE FIELD

——文化人类学随笔

ESSAYS OF CULTURAL ANTHROPOLOGY

蔡家麒 著
CAI JIAQ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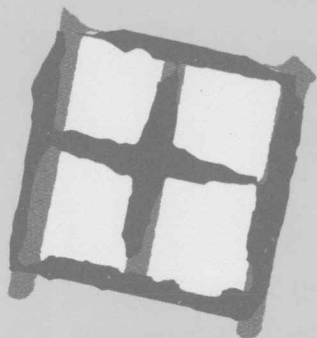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YUNNAN PUBLISHING GROUP CORPORATION



云南教育出版社
YUNNAN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田野中国丛书

SERIES OF FIELDWORK IN CHINA

主编：尹绍亭

Editor-in-chief: Yin Shaoting

田野拾遗

MEMORIES IN THE FIELD

——文化人类学随笔

ESSAYS OF CULTURAL ANTHROPOLOGY

蔡家麒 著

CAI JIAQI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YUNNAN PUBLISHING GROUP CORPORATION

 云南教育出版社
YUNNAN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田野拾遗: 文化人类学随笔/蔡家麒著. —昆明: 云南教育出版社, 2009.5

(田野中国丛书/尹绍亭主编)

ISBN 978-7-5415-3811-7

I. 田… II. 蔡… III. 文化人类学 IV. C912.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067391号

责任编辑	赵宝华
整体设计	陈俊
责任印制	张旸
书 名	田野中国丛书 田野拾遗——文化人类学随笔
著 者	蔡家麒
出版发行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教育出版社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650034) 市场营销部: 0871-4120814 传真: 0871-4121007
网 站	http://www.yneph.com
印 刷	云南新华印刷实业总公司二厂
字 数	196 000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9.125
版 次	2009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09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5-3811-7
定 价	27.00元

凡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0878-3122889)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总 序

回顾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历史，20世纪30年代及其前后是其发足的时期。在国难当头灾难深重的时代，学者们颠沛流离，“中国之大已摆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然而就是在那样异常严酷的情况下，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开创者们凭着崇高的理想追求和锲而不舍的精神，筚路蓝缕，锐意开拓，面向世界，立足本土，为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关于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这一段早期发展的历史，国内外相关介绍评论不少，其代表性的人物及其著作已为人们所熟知。20世纪40年代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随后人类学民族学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学科”而被取消。这一时期的人类学民族学者，不可能再从事西方学科理论及个人感兴趣的研究，也几乎完全断绝了国际间的学术交流与合作。他们所能做的，便是积极投身于由中央政府组织的“民族识别”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活动当中。学科被取消，加之调查活动完全由政治和意识形态主导，学术不具备独立研究的平台，所以这一时期被认为是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发展的曲折低潮时期。然而其时大批学者为了完成党和国家交给的政治任务，不畏艰险，深入不毛之地，长时期住在乡村，认真访谈记录，仅就资料而言，无论从整体调查的广度看，还是从个人调查的深度看，比较今天的某些民族调查和某些学者的田野工作，可以说是毫不逊色的。然而由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色彩过于强烈，理论和观点局限于既定的教条，因此五六十年代的少数民族大调查除了呈现给人们上百册的形式划一观点雷同的文本之外，人们完全看不到那一时代学者们的真实生动的田野经历、体验、情感、

思考乃至能够显现个性的研究，这不能不说是极大的不足、缺陷、遗憾和损失！这就是人们对于那一段史无前例的少数民族大调查评价不是太高而且多有争议的原因。

1997年，中国民俗学会年会在昆明召开，期间宋兆麟先生与我应邀到云南教育出版社拜会何学惠社长和几位领导。宋先生与我提出策划出版一套“人类学田野调查随笔丛书”的建议，该社领导当即欣然采纳。此后我担任此丛书的主编，首先想到的便是如何“抢救”50年代老一辈学者们的“田野财富和遗产”。这一想法得到了前辈学者们的赞赏和支持，李绍明先生便曾说：这是一项功德无量的事业！数十年过去了，时代变了，政治清明了，学术自由了，不必再背负包袱和带着假面，可以用新的理论、观点、方法重新整理、发掘、提升过去的研究，也可以用比较自由的随笔的形式书写昔日田野难忘的往事、工作、事件、过程、感受乃至逸闻趣事，这既是个人的生命史，也是贵重的学术资料和成果，其价值和意义自不待言。丛书的主旨确定了，起始阶段的组稿工作也比较顺利，一些前辈学者热情颇高。不过后来的情况却出人意料，几位德高望重的先生不幸先后辞世；几位已过古稀之年的先生虽心有余而力不支，难以再提笔写作；年纪稍轻一点的，或因病魔缠身无法工作，或因资料散佚无所凭藉，或因离开学坛久远终致兴趣全无，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一晃十年过去了，前辈们完成的书稿仅为六部，加上拙著，一共七部，远未达到原定的目标，令人多少有些失望。不过经历了这么长的组稿过程，我深知人生短暂，沧海桑田，能够获得前辈学者的六部书稿已属不易。六书的作者分别是杜玉亭、宋兆麟、杨光海、蔡家麒、王国祥（孟翔）、杨毓骧。其中宋兆麟先生写泸沽湖畔的普米人，资料来源于他于1963年、1980年和1981年对云南宁蒗县、四川盐

源县和木里县的田野调查。蔡家麒先生的田野作业始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其调查对象先是甘肃青海的保安族和大小兴安岭的鄂伦春族，后是云南的独龙族、景颇族、汉族、彝族和傈僳族等。王国祥（孟翔）先生的田野工作也始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50年来他一直执著于傣族、布朗族以及克木人等的调查，此次他加盟的著作，是对克木人的专题调查研究。杜玉亭先生1958年开始从事民族调查研究，现在虽已步入古稀之年，然而每年仍然坚持长达数月的田野调查，其书是他50年田野研究和学术成果的总结，他将其视为“盖棺之作”，为此倾注心血之巨自不待言。杨光海先生可以称为中国民族电影拍摄的第一人。其著作是对20世纪50年代以他为中心的摄制组拍摄佤族、苦聪人、独龙族等民族志电影的经历的记录。杨毓骧先生20世纪50年代的调查对象为滇西北和藏东南一带的少数民族，其资料积累较多，此次提供的文本主要着笔于独龙族和藏族。笔者从80年代初期从事田野调查，迄今20余年，拙著是以十年前出版之《一个充满争议的文化生态体系——云南刀耕火种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书加以后10余年的跟踪调查资料（图片）合并而成，为刀耕火种及其变迁的专题研究。拙著能忝列于前辈们的大作之中，实属荣耀；至于由作为后生的笔者担任丛书的主编，虽然有悖常规，然而能为前辈服务自当义不容辞。

就在本丛书组稿的十年间，山东、北京等地的出版社捷足先登，冠以“田野随笔”和“田野实录”之名的几套丛书先后问世，不过丛书的规模都比较小，原因不用说当为稿源稀缺之故。所以，就现在的情况而言，无论哪位主编和哪家出版社，欲策划全面回顾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大规模田野调查丛书的计划并付诸实施都是不现实的。由此看来，本丛书规模虽小，

然而仍能以前辈学者的著作为主，某种程度上还是体现了“抢救特殊文化遗产”的良苦用心。也正因为如此，这套丛书也才具有了特别的意义。

笔者在编入此丛书的拙著的“后记”里写着这样一句话：“于我而言，云南教育出版社可谓是一块收获的‘福地’。”在当下学术著作出版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该社的何学惠、李安泰两位社长和杨云宝副社长等领导能够宽容编者几近十年的“拖拍”，仍然信守诺言热情支持出版“田野中国丛书”，实属难能可贵！

在此谨代表丛书的几位作者，向云南教育出版社的领导以及为丛书编辑付出大量辛苦的黄敏先生、李旭先生和赵宝华女士等致以衷心的感谢！

尹绍亭

2008年5月28日

识于东京外国语大学亚洲非洲语言文化研究所

702研究室

记录人生旅程 抒发文化情怀（代序）

文化人类学的田野作业（field work）是我的学术生涯中的一个重要项目。田野作业是对于文化的认知（cultural cognition）不可或缺的手段，必须要进入到一定文化的具体情境中，参与到当地族群实际生活的流程里，进行系统的观察和了解，这是文化认知活动很重要的一条实践的理念。根据这个理念，我觉得用“田野作业”一词来表达是比较恰当的。这是因为它不仅仅包括观察、访谈和记录为主要方式的“田野调查”（field investigation），还应该包含参与观察者在当地生活的全部认知活动与过程，其中既有他们生活在田野里所经历过的看法、想法、感知和文化适应等行为，也有作业者在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必要的角色转换或重塑，还有不可避免的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互动诸情况，这些都是同文化的认知活动息息相关的，而这些内容应是包含在“田野作业”这一术语的概念之中，它们不一定就能完全体现在“田野调查”的概念里。因此，田野的记录和描述往往也需要留下一些作业者参与当地活动的身影和话语。

我自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从事民族学田野作业的实践到20世纪末退休，中间由于“文化大革命”影响中断了十几年。我曾经先后对甘肃、青海的保安族，大小兴安岭的鄂伦春族，云南的独龙族、景颇族、汉族、傣族、彝族和傈僳族等地区做过民族学的实地调查。留下了一些自己在现场属于见闻感想一类的记录，它们从一个侧面真实地反映出我当年是怎样在田野中活动的。

众所周知，民族志报告一般多是客观地描述被观察研究的事象，很少涉及作者主观层面上的活动，少有提及他们在田野调查中是如何接触和感知被观察研究的群体及其文化的。我写这本拙著，就想从个人当年的活动与感受方面来充实以往撰写的田野报告之不足。

民族志经常是通过作者自己所熟悉的一种文化的样式向读者介绍或者诠释另一种文化样式里的人的行为与观念活动。这其中至少存在着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不同的文化。经验所示，对于不同的文化习俗，一旦进入我们的视野，往往会对它们进行一番比较或鉴别，每当发现文化的相似之处或者相异的时候，势必会从我们的心理上、情绪中表现出来：惊奇、兴奋、困惑或是不舒服，等等。对于文化上的相异性，大多数人每每比较感兴趣，它们带来了新鲜的事物和知识。

通常在民族志里，观察研究者所代表的是一种文化，被观察研究者却代表另一种文化，两种不同的社会历史背景、不同传统、不同类型以及具有不同价值观念的文化在田野作业的过程中相遇，经常会出现许多始料不及的情况。各自处在不同文化之中的人，他们是怎样看待对方，怎么反应以及如何互相适应、沟通、交流、理解，以至彼此影响的，这确乎是个颇为值得细细体会和深入研究的课题，至少它涉及了学者们在田野中究竟是怎样开展和坚持他们的观察研究工作的，是怎样获取知识和认知所取得的资料的。

对于这样的问题，按照习惯的做法，民族志作者在田野作业当中的具体活动与感受，常被视为个人的琐事，不可能也无必要写进民族志里，顶多只能个别地记入个人田野日志之中，给自己日后留作备忘而已。但是，从参与观察的文化互动的观点来看，现今民族志的写法不能也不应该再局限于这种只写被观察研究的“他者”（the others）的文化了。我的理解，所谓参与观察的民族志就是将研究者和被研究者放在同一个层面上，在双方实际的接触交往中，观察研究者一方于思想观念

和情绪行为上所发生的种种情状须动态地表述出来，真实地反映出参与者在另一种文化中的行为特征；在另一方面，被研究的群体对于参与者的文化表现及他们的个性，也不可能没有反应，这就是文化的互动问题。

我认识一位攻读文化人类学的研究生，她生性内向腼腆，稳重含蓄话语不多，早些年只身一人前往中越边境的金平县傣族地区做田野作业，我曾担心她一向凝重端庄的仪态和沉静寡言的性格会不会影响作业。后来我惊奇地发现她在当地作业时几乎变成了另外的一个人。她在论文中写道：“在下乡之前，我一直担心，当地的老百姓是否能接纳我，那时我是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上路的。”当地傣族妇女的热情开朗深深地感染了她，她们依俗各人拿出些酒菜来多次邀约她一起欢娱。“那天，从不喝酒的我喝了许多酒，生性腼腆害羞的我也忘乎所以地和她们一起唱歌”。她说，那晚差不多将自己平生会唱的歌包括少年时代的歌，都兴高采烈地逐个唱了。她认为傣族妇女“如火的热情会将每一个到傣家村寨的外来人融化，使你与她们融为一家人”^①。我想，如果没有傣族热情似火的性格对她的影响，她可能仍将自己包裹得比较紧，难以为对方认可接纳，也难以展开观察，搜集到所需要的田野资料。不同文化的互动，往往会改变一个人固有的习惯与行为，把平素内心中被掩饰、被封闭的一些“潜质”性的东西释放出来。

再举一个有趣的例子。文化人类学家查格农（Napoleon A. Chagnon）20世纪70年代在南美洲扬诺马莫（Yanomamo）印第安人中间做田野时，遇到当地土人正在一位祭司的主持下举行驱逐病魔的仪式，他们的情绪非常高昂，几乎达到难以控制的程度。其中有个头人的兄弟叫亚豪豪，是个喜欢自我表现勇猛而情绪易怒的人。他曾向查格农索要砍刀未能如愿，遂认为这个白人瞧不起他，殊感愤懑，经常不怀好意地向查格农公开

① 艾菊红：《金平傣族女性在家庭及社会中的双重角色》，第43～44页，2001年硕士论文。

寻衅，查格农总是不予理睬。这次随着驱魔仪式煽起的情绪，激动万状的亚豪豪向查格农走来，朝他的胸部痛击一拳，查格农保持着足够的理智思索着，对他的行为应该作出怎样的反应才是适当的。查格农把手中的记录本和铅笔丢在地上，模仿扬诺马莫人的动作跳跃起来，其滑稽的姿势引起旁观的妇女和孩子全都笑了。查格农用假打的慢动作回击他的胸脯，最后加上点英国式的拳击，使亚豪豪感到惊讶。我想，查格农这么做，先用逗人的洋相缓解一下紧张的气氛，继而以真正的拳击动作击痛对方，好让他知道我不是那么软弱好欺的。^①读了这段文字，我感到查格农不想当众有损亚豪豪的身份地位，表现出一个人类学家对于不同文化的成熟的态度。假若他对扬诺马莫人没有足够的了解和感情，他是很难选择这种明智的处理方式的，此外我们也不难看出扬诺马莫男子好斗的个性。这在一般的民族志里是很难读到的。

参与观察的民族志的作者应该注意文化的互动过程的记载或描述，透过不同文化的比较，方能展示出民族志学者、被研究对象以及读者之间表现在不同文化形态上的不同的观点，这就为三者间的交流与对话提供了可能性，造成文化的互动关系，克服传统民族志的那种单一片面、孤立封闭式的写作方式，进而揭示出更多或更深层次的文化信息，反映出多种的观点和声音来进入人们的观察视野。这个过程，也是田野作业者从对文化的“俯视”走向“平视”，留出更多的空间让双方都能有机会各自诠释自己的文化。

当代持后现代观点的一些人类学家，视民族志为一种文学作品，认为人类学家应具有作家的角色（C.Geertz, Works and Livers: the Anthropologist as Author.,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对此我还不全敢苟同。民族志主要是科学研究的产物，虽然属于人文科学的性质，但也不能无视于它的文学性和审美情

^①W.A. 哈维兰著，王铭铭等译：《当代人类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53～256页。

趣。我觉得民族志的人文精神、文学风格和美学因素原本寓于各个族群丰富多彩的文化实践之中，表现在不同文化相互碰撞、交融和鉴赏的过程里。在通常的情况下，文化总是在不断地经历了内部和外部的摩擦、冲击和整合的动态中发展的，对于这些事实，文化人类学家最是敏感，他们不可能没有自己深刻的感悟和激昂的情绪，如果仅仅是片面地强调民族志的科学理论性，势必会压制他们内心深处的真情流露，把个人对于文化的情怀深深地掩藏了起来，以为这些东西绝对不可以登上科学的殿堂，民族志文学性的美学价值就一次次地被抹杀了。C.格尔兹审视了B.马林诺斯基、埃文思-普里查德、R.本尼迪克特和列维-斯特劳斯等著名人类学家们撰写的民族志后认为，这些著作中的理论力量如今业已消失，但是人们迄今仍然乐于去阅读它们，主要是这些作品具有一种特殊的文学风格所致（C.Geertz, *Works and Livers: the Anthropologist as Author*,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这是颇有启发的，它指出了民族志作品文学性价值的重要性。

人为地将科学性和文学性对立起来或者割裂开来的做法都是不好的。民族志中的科学性如果能够和文学性协调地结合起来当属理想，二者良好的结合，当能发挥出各自的特点与优势，相得益彰；如果结合得不好，或者根本不予结合，只强调和突出某一方而不顾及甚或损伤了另一方的特点，则这是不能被认可的。这应是书写民族志或影像民族志应该多加注意的。

作为一种文化的参与者和认知者，拙著《田野拾遗——文化人类学随笔》试图在我过去的田野作业和多年的经历里，从不断变化着的社会文化场景中，记录下一个时代的某些角落、某些族群或某些人的生活方式、观念信仰以及他们的命运，也借此抒发我久存于心的情怀。我从三个方面去做，一是将我以往在田野作业当中不太可能写进正式报告里的属于自己难以忘怀的事象，从那些已经发黄变脆了的田野日志里做出选择，经过一番必要的整理，尽量保留下它们原有的面貌而记述之；二

是择自未正式发表的田野报告中我认为有一定文化价值的第一手资料，实因它们凝聚着这些族群世代积累和传承的知识、经验和情感；三是三则关于人物的记述，他们之中的多数是我接触过的人，觉得在他们的身上闪烁着我们民族的时代的光彩，值得一记。

我在本书的各个篇章中，多半采用第一人称来直述我所了解和参与过的事件与场景，于具体的施文布局上，我坚持“有话则长，无话则短”的原则，至于诸文的结构，我不习惯拼凑成整齐划一的板块做法，那不是属于我在这本文化人类学随笔式的书中所要追求的风格。

最后，我真诚地感谢为了出版该书而付出努力和予以协助的朋友们！

蔡家麒识 2007年岁末 昆明知得斋

目 录

总序	1
记录人生旅程 抒发文化情怀（代序）	1
一、首次民族调查	1
民族学第一课	1
早期调查生活片断	6
西北高原上的“花儿”	8
民族佳话	20
一些追忆	27
二、河套纪事	31
狼山	31
吃“派饭”	34
“搭伙计”的婚姻	36
三、鄂伦春散记	39
兴安岭的早春	39
纳尔克气屯之来去	40
清明祭	44
诺敏河畔的场景	48
黑龙江一瞥	51
难忘的拍摄	54
鹿儿岭的故事	61
四、神秘的独龙河谷	73
去河谷途中	74
独龙河谷珍闻	84

五、不幸的人们·····	157
两位傈僳族姑娘·····	157
“阿枇鬼”·····	159
“杀魂”和“养药”·····	160
六、嘎马底的濮拉人·····	169
荒索的古道·····	169
艰难的生涯·····	170
青少年的婚恋·····	175
七、在边境的山区里·····	182
初到芒市和边境·····	183
去盏西的普关乡·····	187
关于“拉事”和闹事的风波·····	189
宗教信仰的变迁·····	197
严重的鸦片毒品问题·····	201
婚姻、家庭状况·····	211
汉人变成景颇族·····	217
八、珍贵的回忆——和吴老相处的日子·····	224
九、滇川民族学调查第一人——记杨成志先生	
滇川调查之行·····	231
十、中国民俗摄影先行者——庄学本·····	242
第一次西行·····	243
第二次西行·····	245
十年漂泊·····	247
“西康影展”·····	250
《庄学本少数民族摄影选》·····	251
十一、通海地震考察摘记·····	254
十二、我看“民族文化村”·····	271

Table of Contents

Preface.....	1
Preface—Recording Life Experience, Expressing Feelings to Cultures.....	1
Chapter 1 The First National Investigation.....	1
The First Lesson of Ethnology.....	1
Episodes in the Fields of the Early Period.....	6
“Flowers” on the Northwest Plateau.....	8
Good Tales about Some Ethnic Groups.....	20
Something in the Memory.....	27
Chapter 2 A Record in Hetao Area.....	31
The Wolf Mountain.....	31
Eating “Meals in Peasant’s Family Prearranged for Cadres”.....	34
The Marriage of “Joint Partner”.....	36
Chapter 3 Some Depictions of Olunchun.....	39
The Early Spring of Xingan Mountains.....	39
Into and Out of the Village Nerkqi.....	40
A Memorial Ceremony in Qingming Festival.....	44
A Scene along River Normin.....	48
A Glimpse to the River Helongjiang.....	51
Unforgettable Shooting.....	54
A Story about Deer Mountain.....	61
Chapter 4 The Mysterious Dulong River Valley.....	73

On the Way to the River Valley·····	74
Precious Stories along Dulong River Valley·····	84
Chapter 5 Miserable People ·····	157
Two Lisu Girls·····	157
“Api Ghost”·····	159
“Killing Soul”and“Raising Medicine”·····	160
Chapter 6 Pula People of Gamadi In Yunnan ·····	169
Deserted Ancient Road·····	169
Difficult Life·····	170
Love and Marriage of the Young People·····	175
Chapter 7 In the Mountainous Areas of the Border ·····	182
First Visit to Mangshi and the Border·····	183
Traveling to the Countryside of Puguan in Zhanxi·····	187
A Disturbance of Compensation and Making Trouble·····	189
The Change of Religious Beliefs·····	197
The Serious Problem of Opium and Other Drugs·····	201
The Condition of Marriage and Family·····	211
The Change from Han to Jingpo People·····	217
Chapter 8 Precious Memories——the Days with Professor Wu ·····	224
Chapter 9 The First Person Who Made the Ethnological Investigation in Yunnan and Sichuan——About the Field Trip in Yunnan and Sichuan of Mr.Yang Chengzhi ·····	231
Chapter 10 The Forerunner of Folklore Photography in China——Mr.Zhuang Xueben ·····	242
First Travel to the West ·····	243
Second Travel to the West ·····	245